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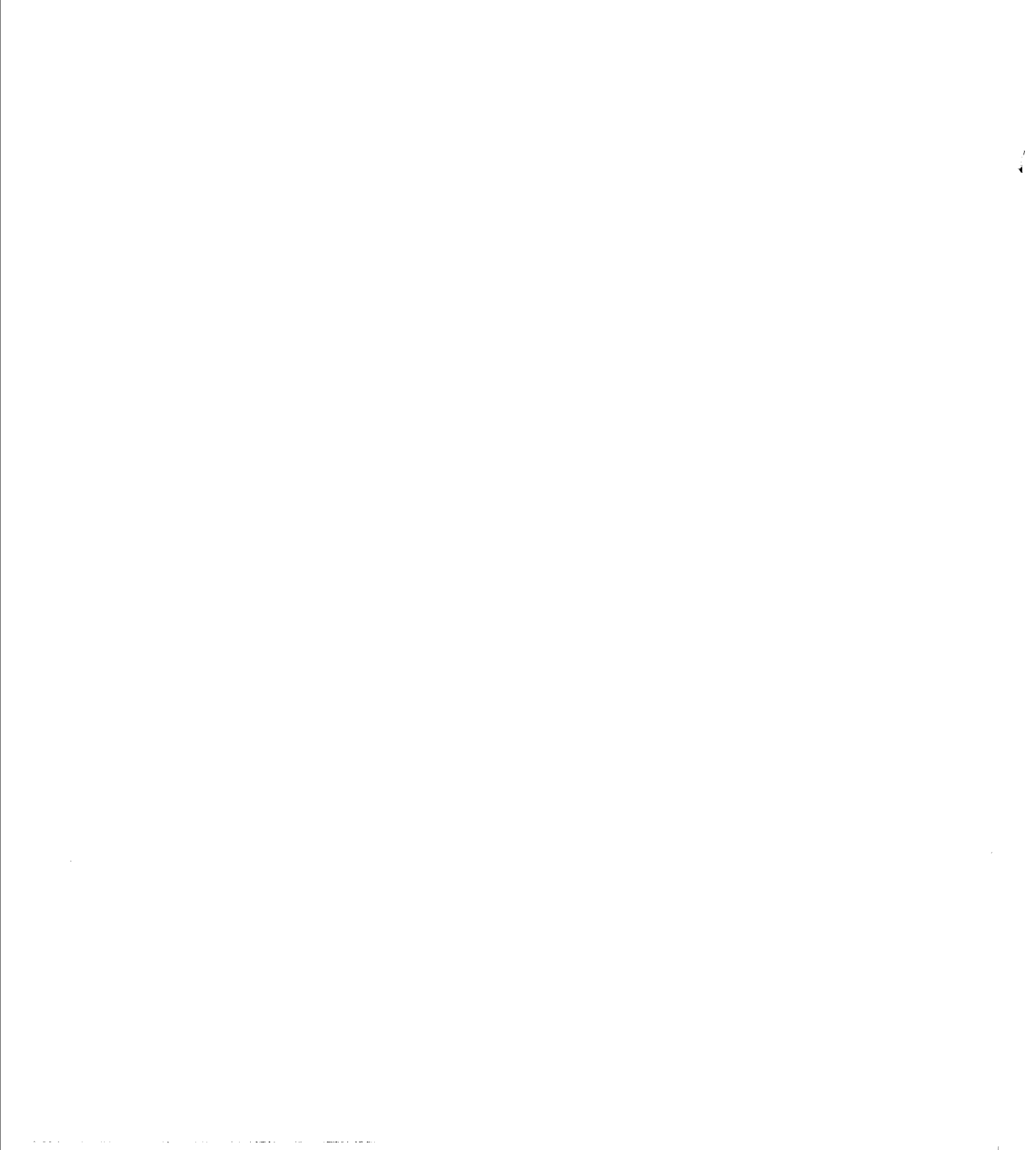
ALVAR AALTO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1963~1970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LVAR AALTO



TU206/352

:2

2007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 1963 ~ 1970年)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440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1963~1970年) / (瑞士) 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140-9

I. 阿… II. ①弗…②王…③金…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
芬兰—1963~1970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5305号

Alvar Aalto Volume II 1963~1970 / Karl Fleig
Copyright © 1995 Birkhäuser Verlag AG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P.O.Box 133, 4010 Basel, Switzerl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Birkhäuser Verlag AG出版社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设计: 崔兰萍

责任校对: 李志立 王金珠

阿尔瓦·阿尔托全集 (第2卷·1963~1970年)

[瑞士] 卡尔·弗雷格 编

王又佳 金秋野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20 印张: 11 字数: 480千字

2007年7月第一版 200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ISBN 978-7-112-09140-9

(1580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 | | | | |
|----|------------------------|-----|-------------------------|
| 6 | 建筑师的觉悟 | 100 | 奥坦尼米技能学院图书馆 |
| 8 | 阿尔托工作室中的建筑师 | 105 | M·A·伯纳狄汀大学图书馆, 俄勒冈州, 美国 |
| 10 | 艺术 | 109 | 罗瓦涅米图书馆 |
| 10 | 作为城镇标志的水塔 | 117 | 于韦斯屈莱芬兰中部博物馆 |
| 11 | 塞伊奈约基城镇中心 | 122 | 设拉子艺术博物馆, 伊朗 |
| 13 | 罗瓦涅米城镇中心 | 130 | 塞伊奈约基教堂与教区中心 |
| 15 | 于韦斯屈莱行政与文化中心 | 134 | 沃尔夫斯堡教区中心, 德国 |
| 19 | 勒沃库森文化中心, 德国 | 142 | 代特梅罗德教区中心, 德国 |
| 22 | 城市中心, 卡斯特罗普-劳塞尔, 德国 | 148 | 里奥拉教区中心, 博洛尼亚, 意大利 |
| 26 | 新中心, 赫尔辛基 | 152 | 苏黎世新教教区中心, 瑞士 |
| 39 | 帕维亚居住综合体, 意大利 | 158 | 拉赫蒂教堂 |
| 43 | 塞伊奈约基市政厅 | 162 | 奥坦尼米技能学院主楼 |
| 47 | 阿拉耶尔维市政厅 | 175 | 奥坦尼米技能学院供热车间 |
| 51 | 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 德国 | 179 | 奥坦尼米学生旅馆 |
| 61 | 斯堪的纳维亚屋, 雷克雅未克, 冰岛 | 182 | 恩索-古特蔡特总部, 赫尔辛基 |
| 64 | 西曼兰郡-达拉学生联合会, 乌普萨拉, 瑞典 | 187 | 斯堪的纳维亚银行行政办公楼, 赫尔辛基 |
| 71 | 纽约国际教育协会, 美国 | 192 | 学术书店, 赫尔辛基 |
| 74 | 埃森歌剧院, 德国 | 196 | 埃克奈斯储蓄银行, 塔米岛 |
| 81 | 音乐厅和会堂, 赫尔辛基 | 200 | 不来梅新“瓦尔”高层公寓单元, 德国 |
| 87 | 塞伊奈约基剧院 | 206 | 卢塞恩“舒标”高层公寓住宅, 瑞士 |
| 89 | 沃尔夫斯堡剧院, 德国 | 215 | 作品索引 1918 ~ 1971 年 |
| 92 | 锡耶纳文化中心, 意大利 | 218 | 摄影师名单 |
| 95 | 塞伊奈约基图书馆 | | |

建筑师的觉悟

阿尔瓦·阿尔托，1957年

好的住宅建造不必具有任何正式的理由：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设计或配置色彩问题。好的住宅建造开始于给定城市中的建筑，甚至实际上会更早。

生活区域依赖于它周边已经设计或建设好的城市环境，所以将两者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同样，城镇规划也不能仅仅限定在城市设计的范围内；它必须被放在与给定的城市区域及其腹地相关的更大的区域规划内进行思考。否则，将不可能得到任何恰当满足人类需求，并进一步与社会相和谐的解决办法。

在北方，在我出生的那个“半蛮荒”的国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城镇规划问题自然要比欧洲中心那些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容易解决。例如，芬兰在面积上与德国相等，但是它仅有400万人口。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尝试，用来与自然环境相嬉戏，用来将外面的自然与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很好地被利用。与芬兰相类似的许多国家趋向于成为一个小省。它们非常希望将外部世界中的奇观复制到本国。甚至在今天仍然存在复制的风尚，说起来，好莱坞就是我所知道的建造得最差的城市。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如果基于明智的规划，芬兰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可能发展出一类更好的建造方法。

根本上来说，在原始的自然中间建造一座完全崭新的城市并不容易。而如果对建筑师说：在这里有一片森林，这里是一个湖泊，现在请在这里为两万人建造一座城镇，则会很容易。两万人以德国的标准来说并不算多，但是在北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人口规模。我最近恰好被问及是否古老的欧洲城市并未过时——它们当然过时了，所以这种讨论离题了，那些城市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在今天只应该建造新类型的城市。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之绝对化。

人类的生活包含着相同程度的传统和创新。传统不能被完全地抛弃，也不能被看作是应该被新事物所取代的旧事物。在人类的生活中，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好的城市规划方法将老城组织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新的方法具有新的自然保护理念，能够创造愉快的生活环境。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可能的。

我曾被问及是否在芬兰每一个小城都有官方的城市规划，

这就意味着一位建筑师所关注的完全是城镇规划和公共项目。在芬兰大多数城镇确实是这样的。然而，我认为这对于芬兰来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城镇与城市作为一种物质现象，包含着重要的问题，不是仅仅靠官员与建筑师就能够解决的；依据固定的城镇规划建造的建筑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是巨大的、难于化解的。

一旦城市建成，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我现在站在这里，这里是欧洲的一部分（慕尼黑），在这里曾经驻扎着罗马军团。到现在是否仍未明确这些城市的规划是间接由罗马人制定的标准所决定的？虽然这些城市被一次次地摧毁与重建，但人们对它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罗马占领时期。甚至在今天，这仍是一种衡量城市规划与居住区生活模式难度与变迁的标尺。只能够期望大多数的公众会关注这类问题，并且所有的相关人士都会一齐为住宅建设创造一个适宜的规划基础。

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带来了给定区域的快乐生活？居住在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人类生活重大奇迹之一。为什么可怜的人类要在建筑中工作、吃饭与生活。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固定的住所中，但所有的动物无一例外要吃东西。毫无疑问，居住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全部的文化都基于我们居住的天性。愉快的生活究竟来自于大花园中的小房子，是来自无干扰的私密家庭，还是来自高度密集的大城市？这个问题还没有而且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我记得苏联曾经委托一名德国建筑师为当时的政权做城镇规划。他们要做最大规模的城市。没有一座城市会拥有超过15万的原住民，而且如果考虑到所有可能，会更少，大概只有6万。欧洲的城市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规划人员及官员的控制范围；它们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心理上甚至在生理上都是不适于生活的。那么上述所提及的俄国规划的结果如何？经过多年的论证之后，结果即是俄国的政府主张智力交流，仅仅这一个理由就使得居住在一起变得有价值，而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大都市之中。最多只有15万人口的新中心在政府的眼中也显得过时了。

那么限度在哪里？我们是应该在开敞的乡村独立地生活，还是仅仅因为智力交流的原因生活在密集的人群中？我相信每

一种方法都是必需与可能的。

我们是应该建造独立的住宅还是高耸的公寓？理想的状况是能够建造一种高层公寓，其中每一个单元都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物理品质。在柏林，我试图在我的国际住宅博览会的住宅中解决这个问题，但自然我没有得到任何适宜的解决方法。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建造一座高层公寓，而拥有与独栋住宅相同的品质。然而毕竟我们两者都需要，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高层文化，使其中的生活尽可能地与小的私人住宅大致相同。

有着开敞的玻璃幕墙和阳台的住宅，人们可以看到其内部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私密性。我们必须建造这样的住宅，每一个独立的家庭在其中都能够真正地感到私人住宅的感觉，而且尽可能地与邻居相隔离。无论什么样的设计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的生活表面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当数百颗人造卫星飞来飞去的时候，家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单元结构。我们不能再继续这种简单的假设即人类将过着两种生活，一种集体的生活、一种私人的生活。这两种综合因素就像睡觉与工作一样不具可比性。我们必须建造房子来保证每个人的私密生活，以及其他。

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有数以千计的不同方法，但这种基本的方法则必须保留下来。建筑不仅仅是装饰，如果说它不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精神问题的话，那么也是一种深刻的生理性课题。触及到了精神的尺度，我接下来要论及居住问题的形式方面。室内装修与室内装饰只是试图补偿住宅与自然环境之间交流的缺失。我相信在这里每一个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支持我；这一事实甚至会在每一个设计中体现出来。

人们甚至可以可笑地坚持住宅中所运用的织物是自然的象征。这些织物的质感、色彩及设计再现了绿色的田野和鲜花，这就是说，在人们所生活的大都市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拥有自然的元素了。事实上，最初织物是自然的材料，但使用它所做的第一件家具、第一次室内布置就已经是流行的产物了。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由织物所决定，那么我们所能想到的仅仅是游牧民族的帐篷。

我已经说过，我仅仅从精神方面的视角来评价形式问题。让我来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倾向于这样而排斥其他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一座房子里和谐地生活是我们所必需的生理准则。与形式相比，这个问题自然更是精神层面的。形式、设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存着这样的想法即最好的设计应该符合正统的范式，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个问题。它们应该是自然的、有生机的，而不是卖弄风情的。

人类的生活是悲剧与喜剧的组合。我们周围的形状与设计则是这些悲剧与喜剧的伴奏音乐。家具、织物、色彩搭配和结构应该被认真与恰当地制造出来，而不与人类生活中的悲剧与喜剧产生冲突。在这方面，它就相当于得体的服装与得体的生活。

所有夸张的设计都会嘲笑我们，甚至更糟。我相信如果更多地关注精神因素，在广阔领域都有潜力的工业可以避免滑稽的夸张，并可以在诸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人类更和谐地生活。如果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改进城镇规划、住宅、公寓以及室内装置，我们将会获得满足，因为这样我们将可以在不愉快的人类灵魂中投下一丝光亮。

阿尔托工作室中的建筑师

卡尔·弗雷格，1968年

一项建筑设计从一开始的试探性草图到业主开始使用之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带有阿尔托个人的烙印。每一件事都保持着可变的状态，因为直到“理念”的最终实现，诸多不同的方法、比较和思考都是必需的，而且建筑助理也对这些修改充满了热情。

整年当中会有许多客人造访阿尔托的工作室，他们的第一印象即是一间普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图板、案柜、一堆堆的纸和蓝图卷。有的时候所有的图板都被勤勉的助理完全占满了，而有的时候事务所则显得空荡与空闲。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事实上一些项目或其他项目总在向前推进，直至深夜甚至在假期也会有助理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开始与结束并没有明确的日期与时间，因为工作是完全依照阿尔托的原则在运转：

“专注于建筑是一件需要一个人全副身心地付诸于行动的事：这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在建筑学中没有孤立的问题；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所有的事相互关联。”

“建筑师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从城镇规划到最小的附件。他是所有专业领域的协调者，因为他必须发现并将出现的文化用形式表达出来……”而且，作为一种轻讽刺的追悔：“事实上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纪惟一可能尚存的一类独裁者。”

与阿尔托的私人接触再一次表明他是怎样地热忱而且是怎样看待自己职业的，他试图抓住我们时代的全部问题并寻求形式将其表达出来。他无暇顾及建筑形式理论；在语言与隐喻方面发现形式是每个人的责任，在这里理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有被生活着并且被观察着的生活才能给我们带来准则。

每一个项目都由阿尔托通过无数的草图精心完成，从纯粹的概念图纸到可见的细节设计都是如此。接下来负责这个项目执行的主任建筑师将开始把这些材料付诸实践。通过与阿尔托的密切合作，他研究这些草图及图示并将其转化为概念设计以提交给业主和结构工程师。

如果基本的概念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来，并且大体上清晰可见，经过确认，真正的规划工作就可以开始实施。所有这些事的完成，从一开始都是和与建筑相关的专业人士相配合进行的；然而这些专业人员仅仅完成技术咨询的任务，是在阿尔托

总体设计的主线之下来探讨是否必须采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合理的要求。阿尔托甚至关心许多争论、异议和表现出来的错误，但是问题应该怎样在形式上解决并接下来是否在事实上解决都完全处于他的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在一项工程中，如果从静力学的角度来看对工程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最后发现阿尔托的设计不能以那种形式进行实施。那么双方都会提出数不清的改进建议，进行比较与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工程师发现了一种数学上的静止系统，建筑可以竖立起来，并与已经忘记很久的初步方案相比较，令每个人所惊讶的是除了一些不重要的偏离之外，它与新的方案是相切合的。

仅在规划与工程领域并不是每一个建筑都表现出新的进步，更多的创新是运用新的材料进行试验，并且尝试将成果通过新的设计方法用于建筑。这样在早期，制造商与建筑师的对话就变得生动起来。

“不能允许任何事情仅仅流于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触及问题的根基；方法上的规则与教条是任何类型文化活动的死因。”

在实际执行阶段则充满了主任建筑师的烙印并由其指挥，在这一阶段他与所有与这一工程相关的任何代理相联系，包括专业人士、公众权威、承包公司和部分委托人。在每个项目中被选作主任建筑师的都是在阿尔托团队里工作多年的成员。根据项目的范围与时间他会有一个或更多的同事来帮助他，这些人通常会处于培训阶段的员工或是学生。主任建筑师绘制所有的平面，而且无论工程的时间有多久都只做一个项目，他会从项目的开始一直坚持到建筑的竣工。而在竞赛期间，根据工作量的大小，会组织起专门的小组，其中包括阿尔托、他的妻子爱丽莎（Elissa）、许多主任建筑师和一些有经验的同事。参加这样的项目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参加，因为这种工作是紧张的、令人兴奋的并且还可以与阿尔托本人密切合作。

另一方面，实施方案与大概结构完成之前的间隙也可以提供与阿尔托短暂的私人接触的机会。他会仅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监督工作，并且在整个工程的全部过程之中他也只是掌控基本

的大方向。在此期间，阿尔托的工作则限于在业主或主任建筑师陪同下对工地的经常考察，并与承包商探讨合理化的问题。而且，因为芬兰的惯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乡村，阿尔托的全部建筑都是由承包公司建造起来的。这些公司负责完成整个项目；这就是说，它们是代表工程与经济利益的公司，而建筑师在整个建造阶段仍保持着优先的决定权，因此承包公司可以调整细节，以使公司的力量合理化分配。这样也为阿尔托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考察了基地以后，他可以在平面上完全取消工程中那些需要大量空间而且并不完全合理的部分，这样所有的空间要素都会变得清晰合理。这也会为工程的后续工作带来便利。

综合的、室内的以及细节的模型通常在整个建造施工过程中都搭建在工地上来指导参与项目的每个人，而且这些模型也能起到明确所有任务的作用。在大的框架建造完成之后，下一阶段则是关注细节将建筑细化。直至竣工，所有的指导性原则都是由阿尔托制定的。

“人们总是精确地描述这个阶段，就好像这仅仅是一个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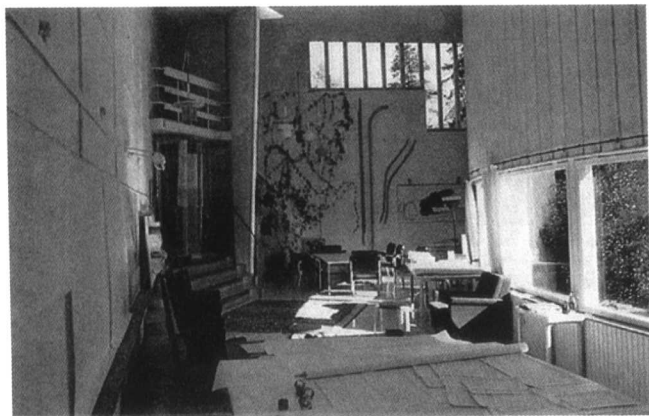
问题；但我们真正的工作只是遮蔽那些居住在建筑中的人。”

所有的这些过程并不包含额外的遮蔽意义上的美化。更确切地说，这个过程是在试图通过使其清晰可见的方法来提炼已经存在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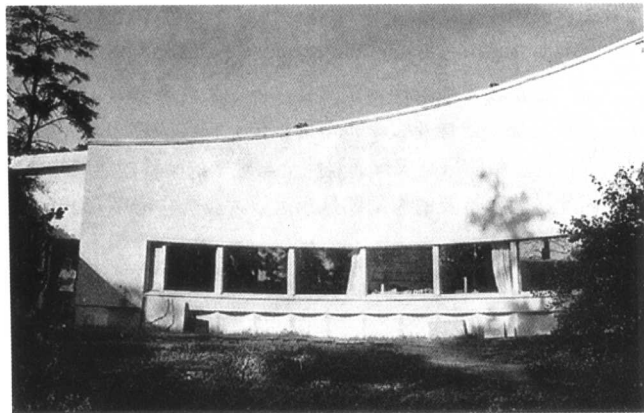
阿尔托所确定的各个建筑部分与建筑阶段的先后原则使得他甚至可以从相对谦逊的任务中衍生出最多的变化，并在上面加注自己的印记。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决定最终设计时，阿尔托从构筑混凝土所运用的支架的不同寻常的排布方式中获得了灵感。

灯具、家具、花瓶和所有那些使得房子变得可以居住的东西是阿尔托自己的设计与试验工作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这些并不是在阿尔托的工作室中创作出来的，而是与阿尔泰克 (Artek) 公司合作的结果。阿尔泰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阿尔托创立，从事室内家具的创作。

“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发现形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设计。”



建筑师工作的地方



阿尔托在曼基尼米 (Munkkiniemi) 的工作室

通常，大众只能区分两类艺术。一类是画面中的自然世界，人类和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尽可能地是一种再现真实生活的态度，称为自然主义。而另一类，与之相反，我们有非再现的艺术，或者无论我们想如何称呼它的那一类艺术。在后一种情形中，艺术的形式创造完全来自于艺术的媒介。然而这种二分法只是一种肤浅的区分，因为，艺术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核心现象不应该这样被截然分开。几千年来，艺术也没有从自然所包围的人类环境中脱离开来，而且将来也不可能脱离。

对于建筑而言，建筑所表现出来的使命以及目的则有一些不同的偏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问题又一次地被重新问起：“你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们就再一次有了两个阵营，这种分法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艺术的分类一样地肤浅。然而这种区分在这里的意义却不尽相同。在建筑学中，古老的传统风格是为自由设计所抵制的。然而，在艺术中，艺术家所面临的抉择则是是否要复制自然。

不过，建筑也不能将自己与自然和人类因素脱离开来；相反，永远也不能脱离。它的功能即是“自然”与我们拉得更近，在这里“自然”被理解成为一种非常广泛意义上的自然，包含全部人类以及它的城市与它的文化。就设计而言，它的发展与其他的艺术的成果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建筑学中，完全的自由也必然延伸到了富于创作性的设计师，但建筑学还更深刻地包含着人类的天性与人类的世界，这些因素对于建筑来说，与其他艺术相比尤显重要。

看起来不断升级的斗争在所有的艺术院校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但是我不能准确地定义它。新的发展原则在绘画与雕塑中已经出现，或许建筑学也与之相似，但在表面上却没有显现出来；这些新的原则仅仅通过完全与艰辛的阐释才能够阐明。

因此，艺术首要的原则即是永远以人类为中心的形式的自由创造。

作为城镇标志的水塔

对话，1969年夏

阿尔瓦·阿尔托：在我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小城镇中占支配地位的都是一座高高的水塔。城镇的天际线不再是由市政厅、教堂或其他显赫的建筑所确定。最显著的要素即是水塔。然而，水，决不是人们可以称为文化因素的东西。这些水塔建造包含着全部类型的装饰性设计，以努力为每一个城镇提供一个自己的“大教堂”。旋转餐厅、眺望平台，事实上甚至艺术画廊也被安置到了其顶部。水塔看起来就像巨大的花朵装饰在混凝土的外表面，在远处很大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它矗立在城镇上方。

依据这种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中运用的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地有害。正如我曾经建议过的，我们不能将一个与水的供应有关的东西建造成一座纪念碑；水不能象征城镇的灵魂。我通常将这类高度装饰的建筑称作“露天应用艺术”。

高度在本质上作为一种几何学上的概念在城市的天际线中并不能扮演统治者的角色。城市真正的内容是它的文化生活，在不得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当中也没有任何性质上的不同。

卡尔·弗雷格：建筑与应用艺术确切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否你所说的是在暗示，建筑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建造问题，一种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建造问题？

阿尔瓦·阿尔托：应用艺术设计的危害随处可见；一座谦逊的小房子，在其中人们可以真正地生活，虽然人们也需要水，但对于我来说更可取的是这种房子，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水塔。

卡尔·弗雷格：现在更加清晰了，那就是将人们及其环境的精神与文化方面表达出来也是建筑师的责任。

阿尔瓦·阿尔托：然而，高度与此是根本没有关系的。

卡尔·弗雷格：但是，即便如此，一座建筑也可以高。

阿尔瓦·阿尔托：是的，当然，但是它也同样可以很低。

塞伊奈约基镇中心

教堂：1952 年竞赛 1958 ~ 1960 年实施

中心：1959 年竞赛

镇公所：1960 年设计 1962 ~ 1965 年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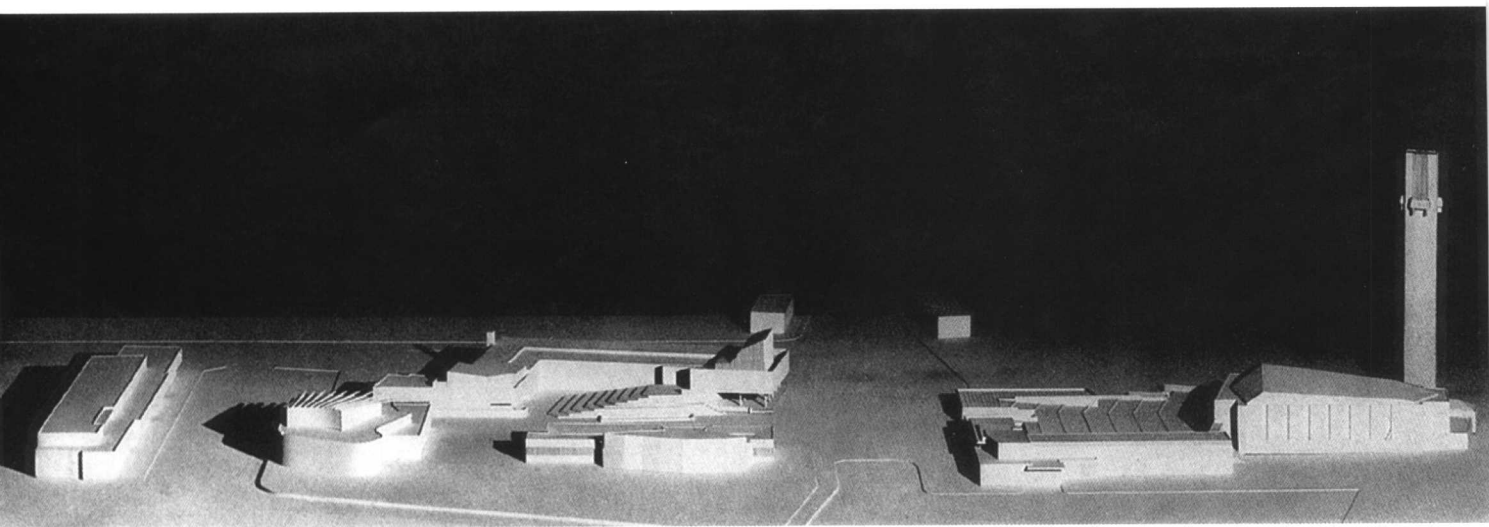
图书馆：1963 年设计 1964 ~ 1965 年实施

教区会堂：1963 年设计 1964 ~ 1966 年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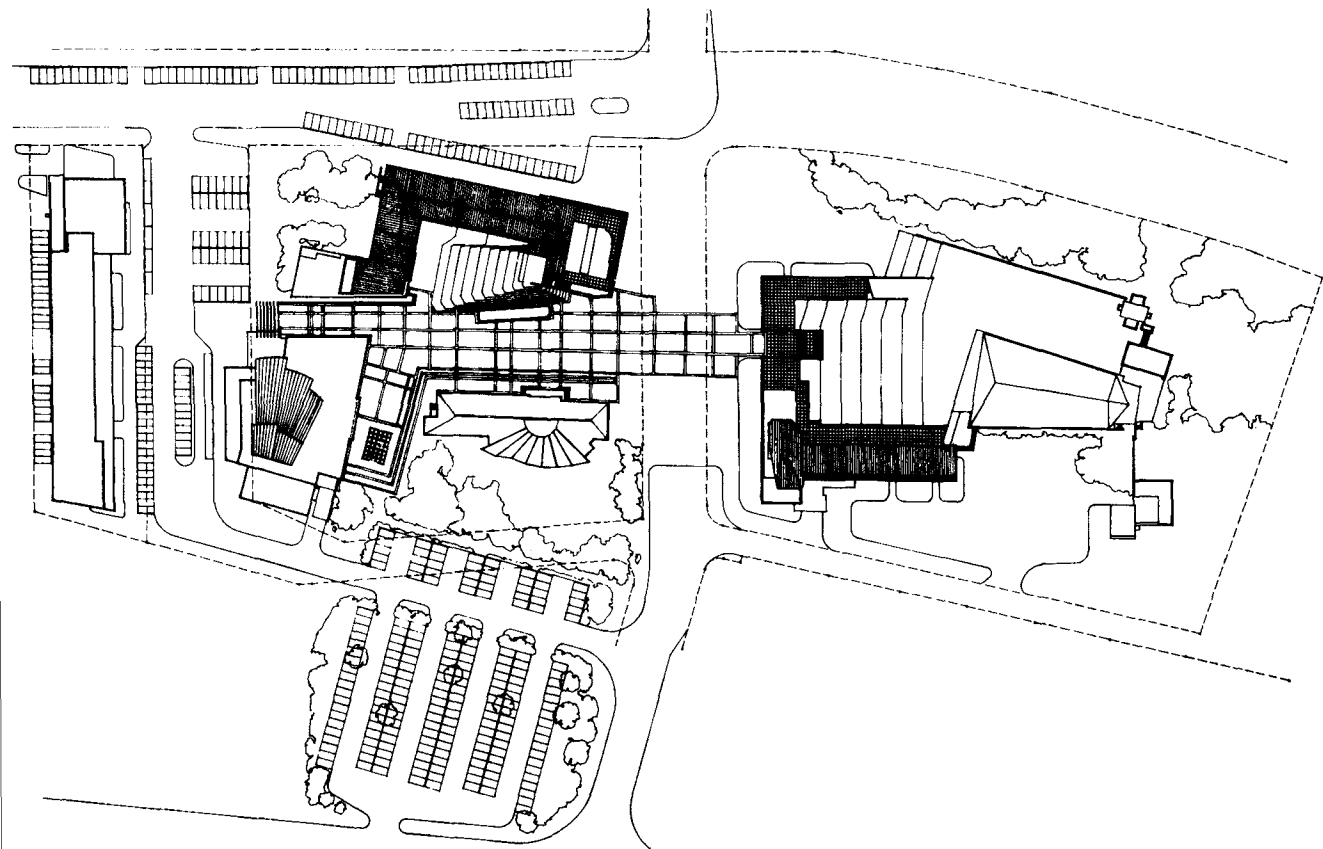
剧院：1968 ~ 1969 年设计

这个项目已经在第 1 卷中出版了，这里的总图和模型照片反映了它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期间，教堂与教区会堂、镇公所

以及图书馆一起竣工。剧院和一座市政办公楼的扩建正处于设计阶段。



中心整体的模型照片。左侧，市政办公楼的扩建、剧院和图书馆；后面，镇公所；右侧，教区会堂有很大的露天庭院、教堂和钟楼，是塞伊奈约基 (Sein joki) 的地标



中心的总图。两条原有的街道被删除，以形成一个大的步行区域。机动交通则移至这座广场与建筑的综合体的外围区域。教堂建筑矗立在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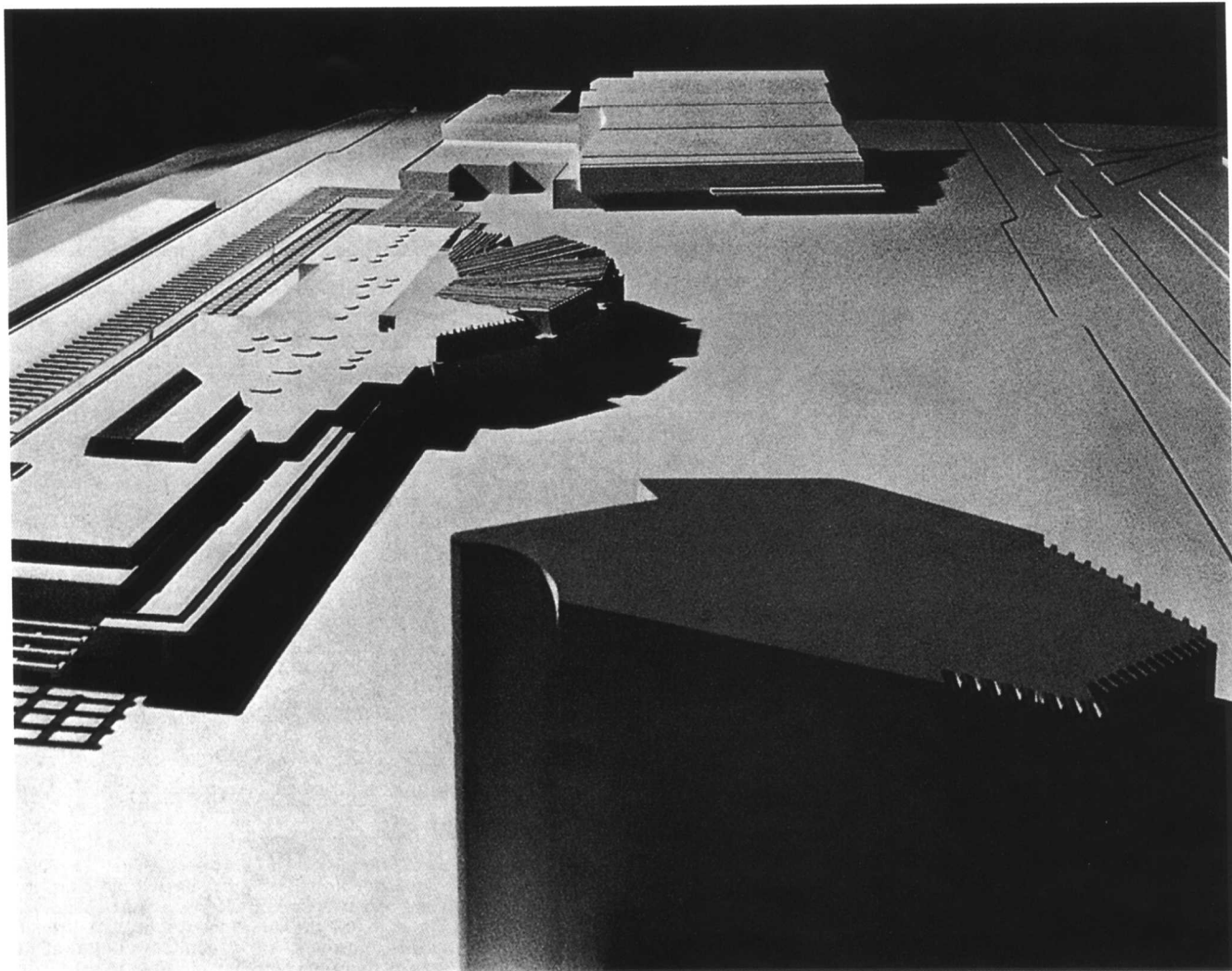
中。镇公所、图书馆和剧院围绕着一个伸长的广场形成街道的效果，这条街道从剧院开始，在教堂广场的入口处结束

罗瓦涅米镇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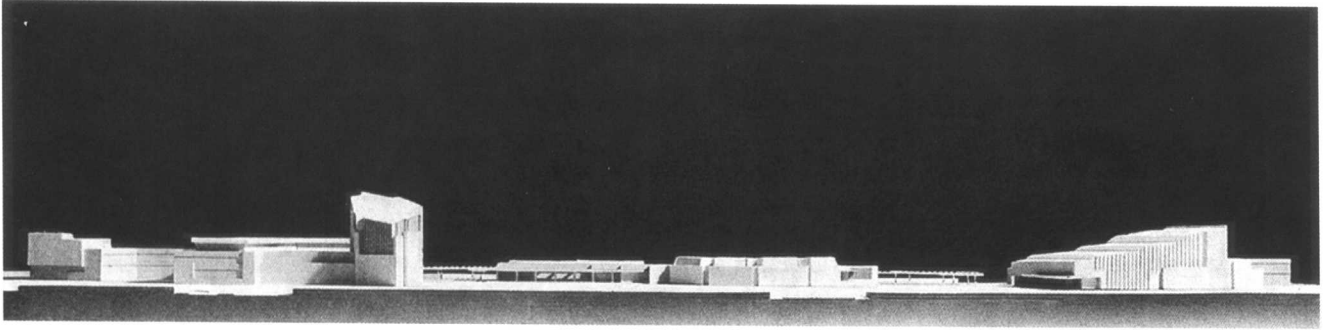
1963 年设计

罗瓦涅米 (Rovaniemi) 的城市中心设计意在成为这个城市的行政与文化中心。它坐落于政府 (Hallitus) 大街与瓦西 (Varsi) 路之间的狭长地带。市政厅的塔楼与剧院建筑分居于街道延长轴线的两端。两个区域的截然分开的状况因扇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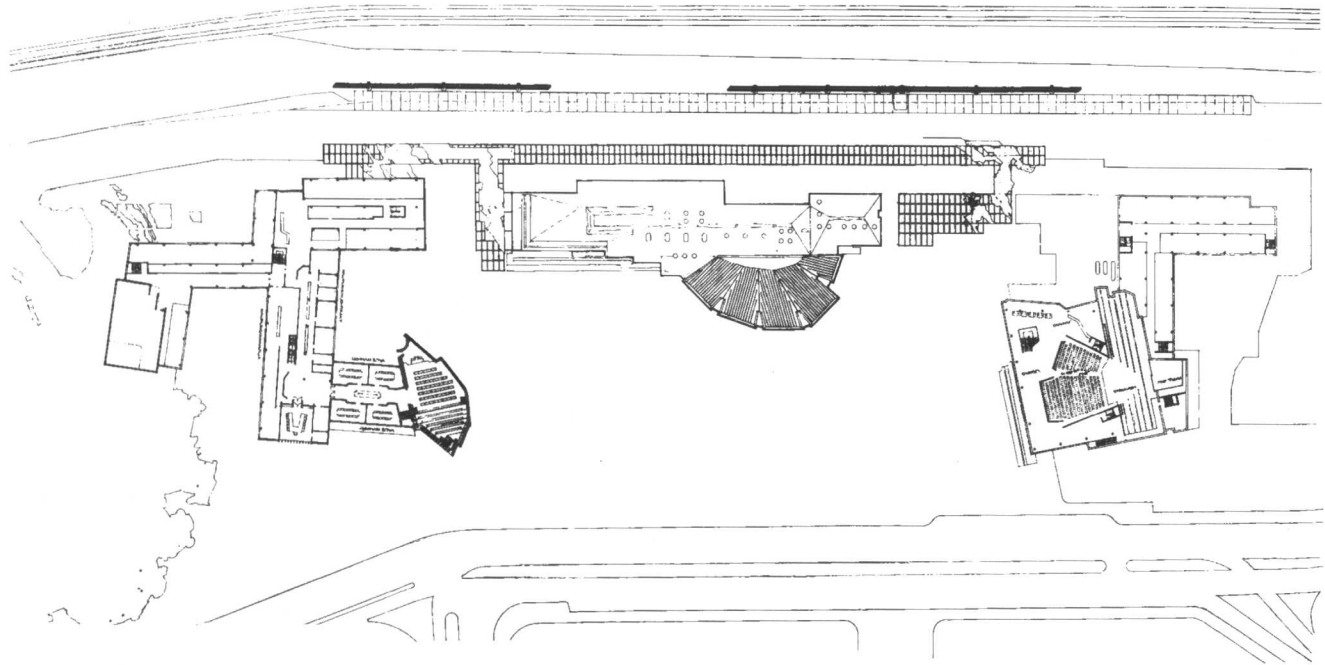
的图书馆得到了一些缓和。市政厅的塔楼因其高度原因形成了主要的重点，而且是这个普遍以水平为特征的综合建筑群中具有独特性格的设计。图书馆已经竣工。市政厅和剧院正在建设中。



从市政厅塔楼看到的模型照片。左侧，图书馆；远处背景，剧院



整个综合建筑群的模型照片。左侧，市政厅；中心，图书馆；右侧，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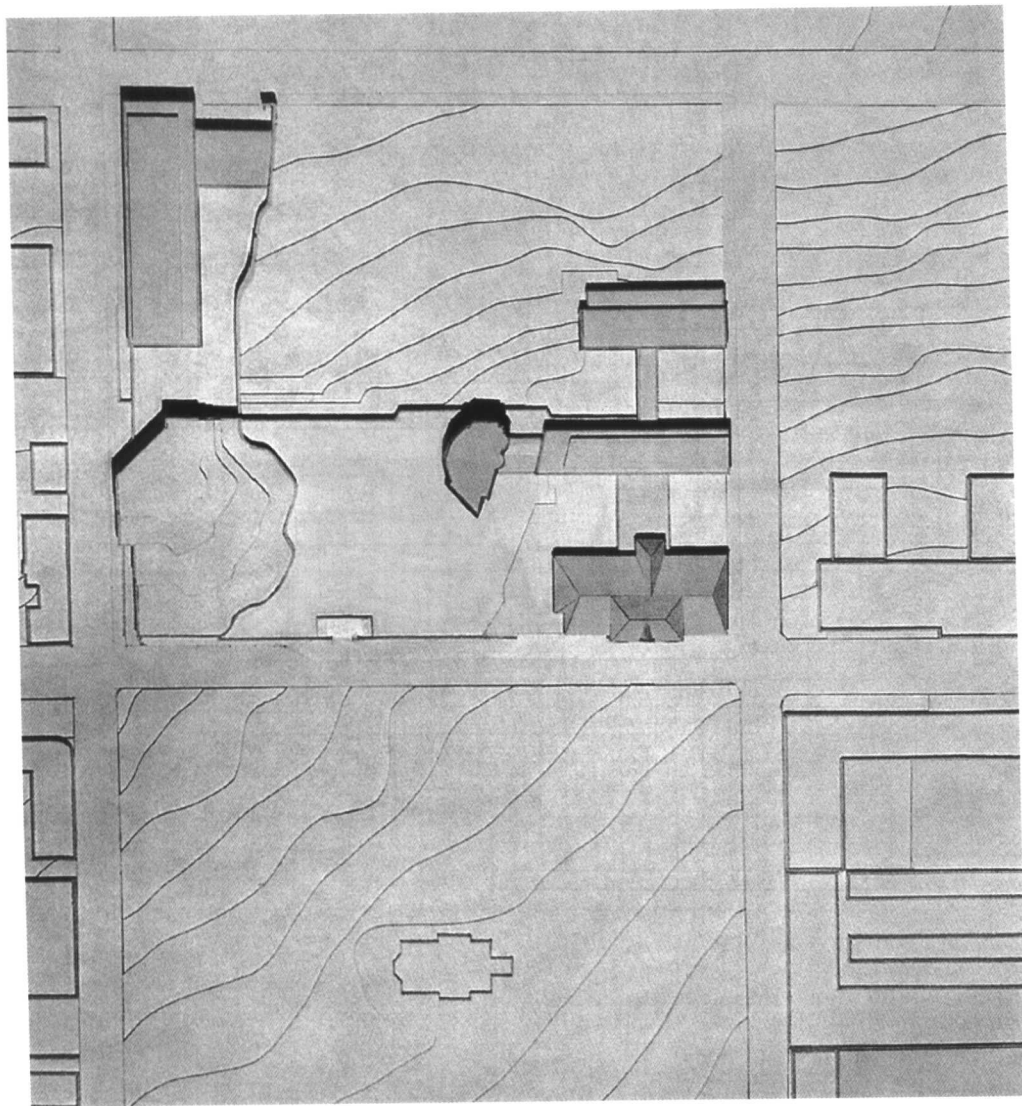
于韦斯屈莱行政与文化中心

1964 年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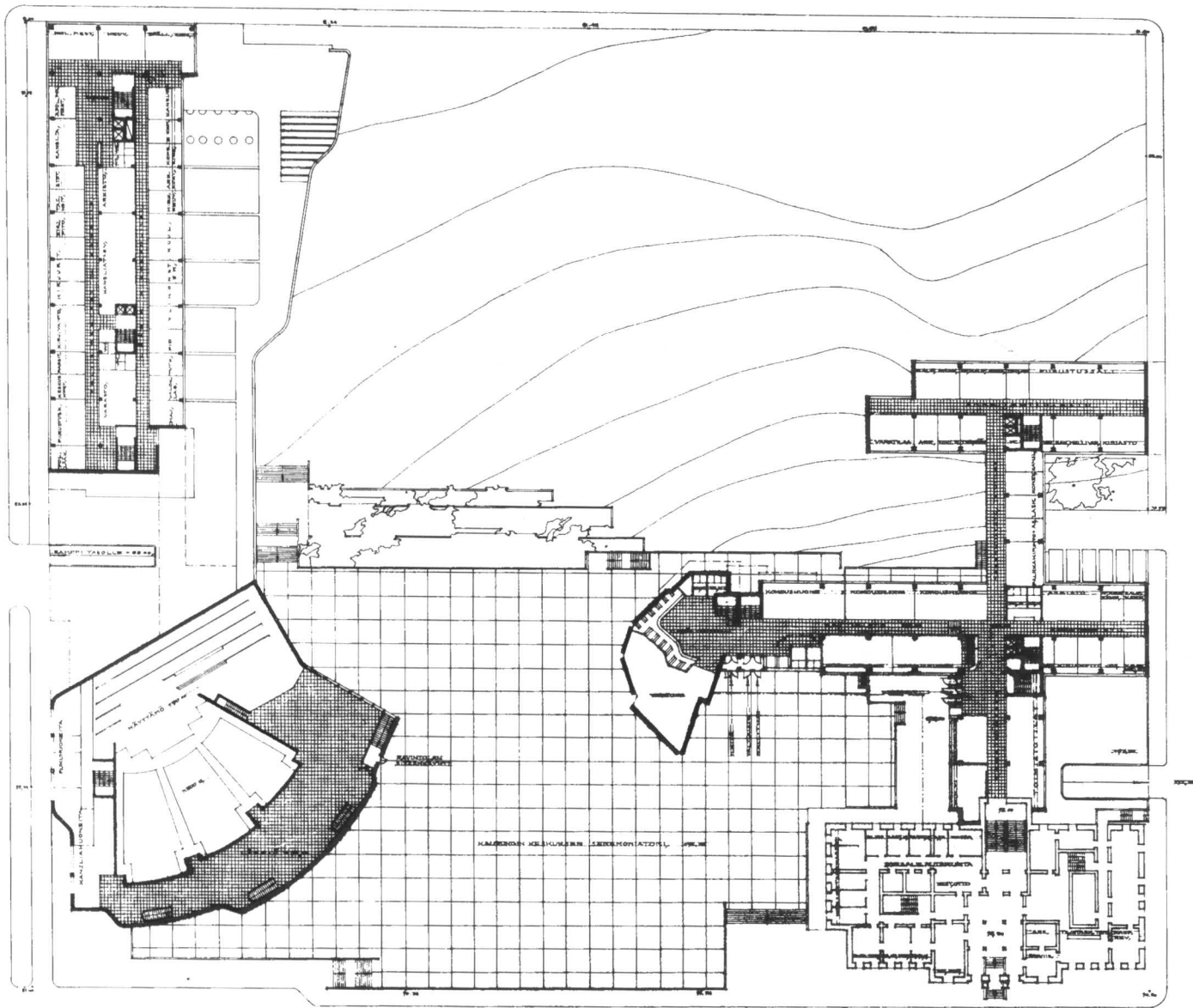
新的、扩建的行政与文化中心将会坐落在于韦斯屈莱城的中心区域中，就像诸多芬兰的城镇一样呈方形排布。

新的建筑可以随时加建，附属于已经存在的镇公所。会议室的塔楼成为大的镇公所广场中的焦点；广场中还有剧院，它

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用途。警察总署将会沿着街道建在公园的边缘。抬升的镇公所广场将已经存在的公园分成两个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中心的步行区域。



模型的总平面示意。右侧，原有的镇公所及新的附属建筑。可以看到行政区域的扩建在穿过街道的右侧范围内



主广场层平面